

# 川普政府任內台美關係之初探

●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台美關係四十週年的穩定發展就是亞洲安全的基石。在修正主義的中國崛起後，台灣戰略地位也水漲船高，川普（Donald Trump）當選與就任美國總統後，台美關係更達到1979年以來的最高層次，在他任內包括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國會議員，共同將1979年台美關係的「一法」推展為「兩法六保證」，本文主要探討川普就職美國總統後的台美關係以及未來可能遭遇的挑戰。

## 壹、川普當選與就任總統後美台關係的進展

2016年11月8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2017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後，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得到相當的提升，主要是在以下數個方面展現出來。

### 一、川普對台政策的主張對「一個中國政策」的修改

川普對台作為突出表現在：首先是川普與蔡英文總統通電話。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與川普通話。對北京而言，此乃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來的頭一遭。

其次是川普在個人推特（Twitter）中暗示將台灣與美中關係中的經貿問題掛鉤，甚至做交易。2016年12月11日，川普宣稱：「我充分理解『一個中國政策』，可是除非我們與中國在包括貿易等其他方面達成協議，否則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非要被『一個中國政策』束縛住。」不僅如此，川普還主張將所謂「台灣議題」與人民幣匯率、北韓核問題、南海問題等掛鉤或「包裹」，增加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 二、台美高層往來頻繁，官方、半官方關係的提升

諸如蔡英文總統派遣了由前行政院長游錫堃帶隊的龐大代表團，參加了川普的就職典禮，美國不少國會議員也頻繁訪問台灣。

### 三、軍事安全關係的發展

首先是台美軍事合作加速，諸如川普於2017年6月宣布對台軍售十四億兩千萬美元，且軍售武器等級提升；美方邀請台灣軍方參與2018年美國海軍「反潛獵殺操演」、觀摩美軍「黑鏢反無人機演習」；2017年8月後，美台先後進行「蒙特利會談」、「美台國防

工業會議」、「美台國防檢討會談」等軍事交流。其次是雙方軍事官員互訪層級提高。再次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持續深化，美方尋求台方在南海問題上配合美國的政策步調以提升美、日、台三方的政策協調能力。

#### 四、美國國會通過一系列的友台法案

諸如2017年7月14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18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FY201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在2018年9月1日前提交評估美國海軍軍艦停靠台灣港口的可能性報告，以及美國在夏威夷、關島或者其他適當地點接受台灣軍艦進港要求的可能性，並將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時期的美方對台「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寫入其中。

2017年8月，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U.S.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RNC）在《支持川普對台軍售》的決議案中，宣示「『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石」。2018年1月10日，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TTA）台美貿易關係有所升溫。自台灣被美國列入十六個對美貿易逆差對象後，要求美國政府解除美台高層官員互訪的限制。2月28日，美國參議院正式通過該法，並於3月5日送交川普簽署。川普頂住中方多次強烈反對，於3月16日該法案自動生效前，正式簽署該法案。該法案是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第一次正式通過單一立法形式要求開展美台官方往來的文件。

#### 五、台美貿易關係升溫

自台灣被美國列入十六個對美貿易逆差對象後，台灣駐美代表處就主動向美國商務部提交報告，說明台美貿易逆差的成因。為了配合川普提出的「美國優先」「公平貿易」訴求，台灣政府加大對美採購，諸如2017年9月，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帶團赴美簽署總額約三十億美元的農產品採購意向書。蔡英文指派前經濟部長何美玥帶團赴美參加「選擇美國」投資高峰論壇，推動台商投資美國。蔡英文政府擬透過解禁美豬進口台灣，以提升台美「投資與貿易架構協議」（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

### 貳、美台關係升溫的背景與原因

川普當選與就職後，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升溫，既有川普個人理念與政府政策主張的因素，更有美國政治社會結構演變與美中關聯式結構性矛盾的背景，具體而言可以歸納為以下因素的驅使。

#### 一、中國崛起改變了美中關係的基本態勢，美國戰略圈「疑中」勢力上升，政策圈的對中「遏制」主張浮現

美國擔憂中國不負責任的崛起，傅高義指出：「現在美國還沒有習慣另外一個國家勢

力這麼大。」就美國政策圈主流的角度而言，近年來形勢的發展，不僅美中關係中既有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產生了新的「對抗性」矛盾。

由此，首先是美國對中政策中「台灣牌」效用升高，所謂「台灣議題」成為美國對中政策的重要籌碼。一方面美國需要強化同盟體系制衡中國，另一方面強調美對台政策必須重視「台灣人民的意願」。其次是「美國虧欠台灣論」應勢而生。美國政策圈的主流對台相對友好，對台灣政府處境持同情態度，一直認為歐巴馬（Barack Obama）執政八年，美國「虧欠台灣」，從而同情蔡英文與民進黨。

諸如美國的「全球台灣研究所」（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執行所長蕭良其（Russell Hsiao）2017年8月24日於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雙月刊網站刊文，敦促美國需要制定一項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戰略（America Needs a Taiwan Strategy for the 21th Century）：「六項保證」以及發表的其他文件是1982年所生，而局勢今非昔比，需要在原來保證的基礎上作出新的保證。文章認為：維護台灣的民主制度是美國的一項重大利益，美國不會支持大多數自由台灣民眾不支持的結果，美國也不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處理「台灣議題」，此對調整架構以在二十一世紀增進美台關係都是非常的必要。

總體而言，因為美國戰略圈不少人士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不僅其情緒會影響美中關係，而且其可能的政策選擇包括「台灣牌」。諸如曾經作為川普的首席戰略師班農（Steve Bannon）就認為，美國及西方菁英階層過去幾十年所犯的一個「最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為隨著中國愈來愈繁榮，它會變得更加開放和民主」。甚至有評論者指出：美國國內有關對待中國的共識，已經由「鼓勵與中國進行接觸」轉向「對中國進行報復與抵制」。

## 二、川普個人因素

作為兼具「政治素人」與「商人思維」、「特立獨行性格」的總統，川普個人因素在美國的對外政策，包括對中政策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有學者將川普個人因素視為一種「決定性」，川普「個人的特質將直接決定其實現目標過程中的風格、偏好以及侷限性」。

首先是川普個人對於所謂「台灣議題」在美中關係中認為，「一個中國政策」是可以談判的。此直接影響了渠當選後的台海政策主張與行為，「川蔡通話」與川普在推特上提出「一中」政策與美中經貿掛鉤等，都是此種思維的反映。其次是商人的交易性格，讓某一時段在某一問題上進行交易的可能性增大，從而也提供了台灣方面推動並達成交易的空間。

最後是川普領導風格，注意其關心的事項，不關心其無意關心的事項，因此易產生對相關重要政策的忽視甚至漠視，從而讓行政部門或傳統對台友好力量或有一定權力的

人士，諸如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擁有發揮個人影響力的空間，在處理台海政策尤其是對台事務時的空間增大，進而制定各種「友台」、「利台」的政策，尤其是當政策圈主流產生「親台」與「友台」傾向時，某一部門諸如國防部的部門政策可能上升為美國政府的政策。

### 三、美國傳統上支持台灣的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

台灣政府長期開展對美國政黨與國會，以及對諸如國防部、國務院等行政部門的公開遊說工作。首先是美國國會因素在美國對中政策中的影響力相當。美國國會中一直存在相當大的「反中」、「反共」、「親台」勢力，是制衡美國行政部門對中外交、推動「友台」法案的主要力量。諸如美國參議院中有五分之一以上人員是「台灣連線」（Taiwan Caucus）成員，眾議院中則有一百三十多名議員是「台灣連線」成員，近幾年來通過的一系列「友台」法案，涉及美國台海政策、美台軍售、支持台灣國際參與等多個層面。

舉例而言，2016年12月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2017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FY2017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12月8日參議院通過，第2943號法案的第1254節是「美國與台灣之間高層軍事交流」。12月23日，該法案由時任總統歐巴馬簽署生效。該法案要求美台之間高級軍事交流每年至少進行一次，並在美國與台灣兩地輪流進行；同時要求國防部長等提交依據《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的計畫的說明。

其次是美國利益集團特別是「軍工複合體」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由美國軍隊、軍工企業與部分國會議員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在對台軍售武器中擁有巨大的利益。再次是美國智庫與戰略圈主流相對「友台」。諸如2017年1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布的研究報告就是典型案例。報告認為美國雖應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必須加強與台灣的防務與經濟關係，放寬長期以來美台間官方和軍事交流的限制，推動台灣擁有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

2017年3月29日，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發表長達三十頁的《一個中國政策》報告（A One-China Policy Primer），建議川普政府對台「四不要」與「八要」：不要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成是美國的立場；不要使用「一個中國原則」，而要使用「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要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海爭端的實質方案；如果改善與台灣的雙邊關係符合美國利益，不要以公開挑戰北京的方式來執行這些改變。

「八要」則是：要繼續重申以和平方式及台灣人民能夠接受的方式解決爭端是美國的長遠利益；要敦促北京和台北以彈性、耐性、創意和自製來推動兩岸關係；要向北京強調主要阻礙北京達成其統一目標的不是美國對台軍售，而是台灣公眾反對中國政府提

出的統一方案；美國要依據台灣現有以及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的威脅，提供台灣武器；要繼續與台灣的國防圈互動以決定如何強化其嚇阻能力；要在雙邊議題上繼續深化與台灣的互動；要繼續與台灣合作，在台灣還不是會員的國際政府組織中，強化台灣的角色與參與；任何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無論正面或負面，要繼續與台灣領導人諮商，台灣領導人自會判斷是否符合其利益。台灣與美國傳統上深厚的關係，在美國台海政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 四、蔡英文政府尋求川普個人及其政府的政策偏好、對美遊說工作扮演了相當大的角色

蔡英文政府全力尋求與美國利益的協調，積極尋找自身定位，發揮自身在美國國會的人脈優勢，承諾提高軍事預算以強化對美武器採購。蔡英文政府的內外戰略是「親美遠陸」、「聯美抗中」，對美工作一直是台灣政府對外政策「重中之重」，遊說的工作相當大。

在華盛頓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美台商會等尤其在美國國會有相當的影響力。台灣官方長期與美相關遊說公司保持合作關係，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台海政策。川普就職後，蔡英文政府推動「美國確認和強化『六項保證』」列為對美工作重點；強調台美「共同利益」，表示台灣「有意願和有能力」增進台美關係，向美方傳達「台灣絕非搭便車者」的訊息；與美方建立多重管道聯繫，重點是向川普政府展現「台灣的戰略價值」，並提出「合作方案」，諸如台灣在南海的角色是美潛在的戰略資產；發展台灣國防產業尋求台美軍事合作等。

2016年9月成立的全球台灣研究所是當前蔡英文政府在華盛頓最為活躍的新一代對美遊說機構。對於2017年11月川普訪中，蔡英文派遣了多方人士反覆與美方溝通，要求川普訪中不得損害台灣利益。最終回饋結果是：無論是白宮、國務院還是國防部，都明確表示不會遷就中國而損害台灣利益，但他們也強調不能保證川普個人在與習近平見面時一定會「按照劇本演出」，不能保證不出意外，存在「不可控」、「不可知」空間。此讓蔡英文對川普訪中不敢掉以輕心，專門成立小組以為應對。

蔡英文政府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陳立國表示：台方已經與美國行政部門溝通，提出「三不」原則：中美領導人交往時不要以台灣為籌碼、不要犧牲台美關係、不要有任何意外，尤其關注是否有第四公報。對於川普訪中，陸委會做了三點回應：一是「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一年多來台灣作為亞太區域負責任的一方，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尊嚴，致力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符合區域各方的利益，也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肯定，我方樂見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未來政府仍將堅定既定政策，同時呼籲中國大陸與台灣共同創造台海及區域發展新機會」；二是「多年來，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及支持兩岸關係發展的堅定立場，這是美方對台灣安全的堅定承諾，我們也歡迎美

方持續深化與擴大台美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政府將持續關注亞太整體的戰略情勢發展，並加強與區域各方的對話與合作」；三是兩岸關係改善，是區域及台海雙方共同的期待與責任所在，「與美中加強雙邊交流互動趨勢一致，當前兩岸關係的開展首重雙方的理解，這是雙方共同的責任與努力的方向」。應該說，蔡英文政府的遊說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事實上，自1949年所謂「台灣議題」產生以來，在美中關係發展中，台灣「一直扮演重要的『工具』角色」。「台灣較少直接影響美中互動，但是台灣第三方影響在美中關係中仍然扮演間接角色」，包括對於川普的訪中，美國眾議院4位「台灣連線」共同主席與三十六位參議員就聯名要求川普像「歷任美國總統一樣，公開重申『與台灣關係法』」。而這個做法本身就是蔡英文政府「策動遊說的結果」。

## 參、未來美台關係的走向

2017年6月3日，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對話」上指出，美國會提供台灣需要的軍事裝備，主要是依據《台灣關係法》，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因此，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則立場不會變，但「一個中國政策」的具體做法會變。正是因為這樣的「變」與「不變」，未來幾年美台關係可能會進一步提升，但總體應在有限的範圍內，難以有重大的突破。

### 一、美台關係可能的新進展

未來幾年美國與台灣的关系可能會提升。

#### （一）高層官員交往和互訪將有所突破

蔡英文政府高度重視、極力推動和美國官方交往關係的提升，並對川普政府提出更為實質性的要求，對美工作重點可能不再是要求川普政府在中國大陸極端在意的敏感問題上提供幫助，但期待在實質問題上提供助力。美國不會放棄亞太戰略利益下的台灣，尤其對於台灣而言，在中國國際與軍事的圍堵下，很難排除美國的國際與軍事方面的奧援。因此，未來可能實現美台高層直接對話，美政府高層官員公開訪問台灣，會見到訪的蔡英文政府高層人物，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會議上邀請蔡英文政府高官參加等。

#### （二）強化台灣在美「印太戰略」中的地位與角色

以往歐巴馬政府一直避免將台灣拉進美國亞太同盟體系與中國的競爭當中，對台灣在該體系中的定位模糊，川普政府改變既有做法，推動蔡英文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動台灣與美國的同盟國，尤其是日本的合作，以此凸顯該體系對於維護地區安全的重要性。這方面的進展也包括美國繼續售台武器與美台在安全、情報關係上的提升。2017年12月11日，蔡英文會見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時表示：台方「會在國防議題上與美國持續強化雙邊合作」，台灣是「『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戰略』中的利害相關者」，「會與美國合作穩定朝鮮半島情勢，並與美國在此區域的盟友深化合作」。

相關成果顯現台美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友好狀態，要推動更緊密的台美雙邊經貿關係，包括加強在「新南向政策」上的合作。莫健表示，美國身為印太區域的一員，確保夥伴安全相當重要，並且相信台灣的安全對於全區域的安全更是不可或缺的。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持，如同支持《台灣關係法》般堅定。蔡英文政府尋求自身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位置與角色，其中一個考量因素是從川普2017年11月訪中得出的認知。

川普訪中，蔡英文政府最擔心的三種情境沒有出現：一是川普訪中期間，美中之間沒有簽署第四公報，甚至也沒有發表《美中聯合聲明》。由此蔡英文政府得出川普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分歧不小的結論。二是沒有將所謂「台灣議題」與美中間經貿問題、北韓核問題等掛鉤，即美方沒有因為在自身關切與關心的重大問題上，因為需要中方配合與支持，而在「台灣議題」上對中方讓步，台灣沒有成為「籌碼」或者「被犧牲」。三是川普沒有說「反獨」，甚至也沒有說「不支持台獨」。由此蔡英文政府認為，川普訪中論及台灣不多，既說明美中雙方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分歧不小，無法顧及所謂「台灣議題」，也說明川普政府儘管承諾「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無意在所謂「台灣議題」上再向中國政府讓步。

由此蔡英文政府得出三個結論：一是美國繼續支持蔡英文與民進黨。因為民進黨得到台灣主流民意支持，因為蔡英文的內外政策包括兩岸政策，不僅符合台灣民意，也符合美國亞太戰略與美國利益，從而獲得川普政府肯定。二是美國看重台灣的戰略地位與角色。無論是過去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川普提出的「印太戰略」，台灣在美國地緣戰略的角色不可或缺，而且台灣的民主、制度與價值和美國一致。三是美國高度重視美國與台灣間的關係，不僅重視台美經貿、文化關係，而且高度重視台美政治、軍事與安全關係，從而在美國對外關係議程中，美國與台灣關係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並行發展，並不完全受制於美中關係的制約。

所謂「台灣議題」的淡化，2017年12月18日，美國公布川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我外交部表示，美方重申對台的安全承諾，展現對台灣關係的支持，是正面發展，盼未來在川普政府的新戰略架構下，持續深化台美各項合作。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陳立國表示，美國在安全戰略報告中描述與台灣的安全合作關係，「顯示川普政府充分體認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重要的安全及經濟夥伴」。12月23日，副總統陳建仁、外交部長李大維在「台美日三邊安全對話」研討會上表示：台灣有意願參與美國和日本「開放且自由的印太區域」戰略，希望台灣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TP）中的一員。

### （三）雙邊經貿關係將有一定程度的進展

基於川普政府「經貿優先」的政策需要，與台灣達成類似雙邊「自貿協定」的安排不是完全不可能，儘管難度很大。一方面，這是川普政府所需，經貿議題是川普政府對外也包括對台的優先事項，另一方面是蔡英文政府基於發展台美政治關係的需要，希望以經貿關係為「敲門磚」。當然，美方對台灣能否接受高規格標準的經貿協定開放其市場，迄今抱有相當懷疑。

### （四）美方繼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

在蔡英文政府的要求與美國國會「親台」、「友台」議員推動下，美國行政部門將繼續聲援與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也包括參與多邊經濟合作機制。

## 二、美台關係面臨結構性的制約因素與問題

### （一）美中關係的制約與影響

中國的發展、自身實力及對美政策，對於美中關係穩定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制約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發展。2017年2月10日在與習近平通話中，川普強調充分理解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高度重要性，強調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就通話而言，川普仍重申「一個中國政策」，認識到美中關係穩定發展對於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川普政府也多次公開表達了推動構建「未來五十年的中美關係」的主張。諸如2017年3月18日時任美國國務卿提勒森（Rex Tillerson）在訪中時提及：中美「正在對決定兩國未來五十年關係方向的問題進行研究」。川普政府不僅在不少全球與地區問題上需要中國政府的支持，而且，無論美中雙方的關係如何存在競爭，維持美中關係基本態勢應該是不得不然的政策選擇。因而，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對台灣政府的支持一定相對有限。

### （二）台美經貿上的分歧

台灣市場對美開放的難度相當大，尤其是在美豬進口台灣的問題之上。台灣70%的豬肉是自產，此與台灣牛肉進口占比90%不同。而美方又相當在意台灣開放進口美豬及商標著作權等問題，甚至認為唯有民進黨政府解決了該等問題，方能就雙邊經貿議題進行協商。尤其是川普政府為了滿足「美國優先」的國家利益需要，對台經貿政策與立場相當強硬。莫健在接受《天下》雜誌時表示：「我持續敦促台灣解決美國牛肉和豬肉的問題」，「我認為這對創造一個良好的貿易關係氛圍很重要。」美駐台代表也公開表示：台灣在農業與智慧財產權議題上還有努力的空間。

同時，美國的對台政策，是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而非台灣的利益。蔡英文政府的對美工作是將台灣的利益捆綁在美國的國家利益，台灣成為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但台灣的民粹主義、經濟問題泛政治化是處理美台經濟關係時面臨的難題，蔡英文政府不易在經貿議題上「以拖待變」，或者難以借由其它方式來彌補與滿足美方的要價。



### （三）美台實質關係的提升在雙方內部均存在一定的阻力

對美方而言，一是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的對台政策步調不一。行政部門「一中政策」立場，強調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支持兩岸透過對話解決分歧，但美國國會則是堅定支持台灣政府，推動「六項保證法制化」。二是川普政府在對台軍售上的商業利益考量重於戰略與安全考慮，將制約美台軍事合作的效果。三是川普政府對民進黨政府雖然基本信任但也存有疑慮，如蔡英文雖然答應美方要將其「國防預算」提升到GDP總量的3%，但實際執行卻存在難度。

蔡英文政府內外政策所面臨的矛盾與挑戰也不少，包括：一是蔡英文政府既不希望自身成為華盛頓與北京交易的「籌碼」，又要凸顯台灣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地位與角色，其中拿捏不易。二是在台海兩岸之間「維持現狀」目標與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之間的矛盾難以解決。三是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與中國統一台灣目標之間的矛盾。四是美台關係的變化與矛盾，台灣在美國對中政策中由過去的「戰略籌碼」變成「具體籌碼」，美國已經從台灣政府的「保護者」變成「支持者」。川普的智囊同情台灣，但不支持蔡英文政府在兩岸問題上的挑釁舉動，要求蔡英文政府對堅持「維持現狀」的承諾。美方擔憂兩岸之間因為缺少溝通管道而誤判，不利於兩岸關係穩定，甚至導致爭端升級，從而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國家利益。

### （四）川普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

自1980年代以來，美台關係最重要的基礎是美國承諾「保衛台灣的民主」。而川普就任後從未強調美國民主的優越性，更遑論如布希總統般肯定「台灣的民主與價值」。川普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川普不重視民主等意識形態，「這將導致蔡英文政府『聯美』的三管齊下的戰略，即經濟、價值觀與安全，缺少兩條腿」。

## 肆、結語：從「一法」到「『兩法六保證』加『印太戰略』」

1979至2019年，四十年的台美關係有起有伏，受到台美各自內政、美中台三邊關係，以及國際體系的三層次影響。無論如何，在各造努力以及中國崛起因素的影響下，台美關係的基礎從一個《台灣關係法》推進到《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兩法以及「六項保證法制化」，尤有進者，台灣成為印太戰略的一員。台美關係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無論如何，台美關係的推進與鞏固是台灣持續的首要對外政策。當台灣受邀能成為美國版印太戰略的成員後，如何成為貢獻的成員就是未來主要的重點。誠如白邦瑞在「凱達格蘭論壇」時指出，薛瑞福明確表示台灣是印太戰略重要夥伴，但這仍是泛泛之論，因「台灣要成為怎樣的夥伴？」需要台灣方面主動形塑其樣貌。他說，川普的印太



戰略著重「自由開放」的經濟，白宮多次直批中國的侵略性經濟也可見一斑。但當中國激烈反駁這些批評時，他觀察「台灣官方沒有講一句話」。簡而言之，他疑惑道，台灣究竟對自由開放的貿易、對美中貿易戰有什麼看法？「現在看起來像不知道？無所謂？」他建議台灣應做足功課後，確定自己的立場。

台灣必須謹慎界定自己是印太戰略中甚麼樣的夥伴，對於航行自由、經貿自由、政治自由都是值得全盤考慮的問題。◆